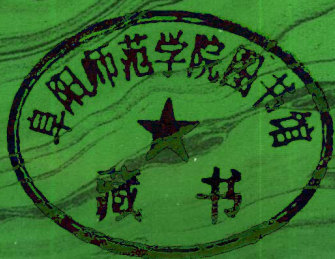


江河水

池莉 小渥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江河水



池莉 小湔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河水/池莉 小损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9.9 (重印)

ISBN 7-5399-1372-X

I. 江… II. ①池… ②小… III. 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0844 号

书 名	江河水
作 者	池 莉 小 损
责 编	汪修荣
校 对	刘 军
监 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6.5
插 页	2
字 数	400,000
版 次	1999 年 9 月 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3 次印刷
印 数	20,221-30,22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372-X/I·1280
定 价	23.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幕

大暴雨突然停了，四周变得异常安静，不再听得到密如炒豆般的雨水抽打大地的刷刷声。在大堤上巡逻了半夜的人们还有点不习惯暴雨的骤然而去。抬头望天，天上的沉沉乌云像絮团般被风迅速地撕裂着，露出漆黑的天空和几颗闪烁的星星。被风雨抽打得麻酥酥的感觉还久久地停留在人的肌肤上不肯消退，但下了好几个时辰的大暴雨确实是停了。片刻的寂静之后，白亮的水洼子里试试探探地发出一两声蛙鸣，紧接着群蛙便放开声量，鼓噪成了一片。

有人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说：“天晴了！”

这种兴奋情绪感染了每一个巡堤的人。有人抹了抹脸上的雨水，从腰里抽出烟筒，打着火，深深地吸了一口黄烟。烟筒在巡堤人手里传来递去，一粒如豆的红火时明时灭，在长江大堤上游走。大家都等着当村长的一声令下，收兵回家睡个好觉。这些天来，他们没日没夜地守在堤上，和暴雨较着劲，现在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村长果然发话了，他说：“留两个人随我在堤上看着，剩下的都回去睡觉。”

大家轻轻地“喔”了一声，性急的便已迈开了回家的步子。

村长突然说：“慢着。”

大家都回过身看着村长。

村长说：“你们听……”

大家都侧耳倾听。但除了一片蛙鼓，他们什么都没有听到。

村长的脸色却变得格外凝重，他侧着脸，将耳朵对着西边，长江的上游，听着从那边传来的极其微弱的声音。大家终于听到那声音了，那是一种滚滚而过的辘辘声，一如用铁铲拨动炒锅中的蚕豆。有人说：“是打雷。”

天已大晴。头顶上已经露出大半个天空和一片星光。只是在天的边缘还有一些势若奔马的浓云在迅跑疾走。闪电从云中蛇行而出，隐隐照亮了田野上的村庄和树木。雷声便从那边传了过来。

村长却说：“不是打雷！”

大家都看着村长，眼睛在黑暗中发光，似在问：不是打雷是什么？

村长说：“那是水声！”

大家齐齐地扑向堤边，朝西边望。这时他们还看不出一个究竟，但江中的水似乎又悄然涨起来了不少。长江有点像个胖子，袒露着一身白亮亮的肉，肆无忌惮地倒卧在他们眼前。渐渐地他们听出那不是雷声了，雷声是时断时续的，而那种辘辘声却连成了不可断绝的一片，从西边渐来渐近。那的确是水声，是长江的洪峰滚滚而来的声音。那声音并不像雷声那样炸耳，那样惊天动地、声威赫赫，却比雷声更叫人胆战心惊。

大家都将睡觉的念头丢到了九霄云外，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长江。他们的脚下，这座历经战乱千疮百孔年久失修的大堤在隐隐地晃动，在洪峰到来之前，它已经在高水位下浸泡了不少时日，像一只泥捏的碗，已经盛不下满碗的汤水，酥软得仿佛随时都要溃破开来。洪峰还在西边的远处，这些守堤的人却已经心生怯意，胆子小的，已经在心里打着弃堤逃命的主意了。

村长似乎窥透了大家的心思，大声说：“听着，谁也不许跑。”他

将手中那把刀口磨得雪亮的铁锹噗地插在地上，“谁跑我用这把锹斩了谁！”

大家面面相觑。有人瑟瑟地说：“跑个卵子，跑了垵子怎么办？一家老小怎么办？”

村长说：“行啊，你们懂得这个道理就好。”

他分拨了一下人手，大家巡堤的巡堤，查险的查险，备料的备料。另派一个人回到垵子里去，让各家各户的精壮劳力上堤，其他人收拾好东西，准备着，万一大堤守不住，还得逃命。他守在那块“长江历年溃口处”的牌子下，等待着洪峰的到来。

江水还在悄悄地上涨。本来水面离堤面就只有两尺多，江风稍大，水就能扑到人的脸上，现在水势再一涨，就好像要漫过堤来了。人站在堤上，面对一江大水，是那么势单力孤，无可救助，不过是一群蝼蚁而已。西边，辘辘的水声更大了，它来得含蓄沉闷，听上去好像不那么真实，但村长知道它的厉害。村长经历过民国二十年和二十四年的大洪水，饱尝过在洪水中挣扎逃命、九死一生的滋味。他深深懂得，被圈在堤外的水看上去好像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只要给它开一个小小的口子，它就会放肆起来，张开它的血盆大口，贪得无厌地撕碎一切，吞噬一切。它的力量之大，谁也别想阻止得了它。村长在战栗，那是一种从心中透出来的不由自主的颤抖，他仰脸望天，觉得天就要塌将下来。

洪峰真的来了。

水声并没有增大多少，但已经变成了一种切切实实的声音，好像伸出手去就能够摸得着。村长想起在夜半时分从热被窝里惊醒，听到门外在过兵，那声音就和这声音差不多：千万双脚步在齐刷刷地前进，马蹄嘚嘚地敲打着地面，辘重车的轮子碾压石板路发出骨碌碌的声响，这种种声音汇集起来便生出一股肃杀之气，血腥味从中悄悄地弥漫开来。村长趴到堤边，眼睁睁地看着江水一寸一寸一分分地涨了起来，水的流速明显地加快了，一些浮土和草根被

水流一掠而走，江中间激流滚滚，看不到一艘夜行的船只。村长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他从堤边爬起来，喝令身边的人将准备好了的草包往堤上码。人们都知道千里长堤就凭这几个草包是挡不住水的，但还是下意识地码着，好像码上去一只草包，沉甸甸的心里就会轻松那么一点。

大堤突如其来地痉挛了一下。

村长吓了一跳，他大声嚷：“怎么回事？”

有人说：“不好了，这里裂了一条口子！”

村长急忙扑过去。他看到大堤真的裂了一条大缝。他蹲下去用手掐了掐，缝有两寸多宽；举起马灯朝前看，逶迤拖出去足有一丈多长。他惊惶地抬起头，问：“喊人的人回来没有？”

有人说：“没有！”

有人说：“只怕跑都跑了！”

村长气急败坏地站起来，指着两个背枪的民兵说：“跟我去喊人！”跑了两步又站住，说：“你们先往里面填土，要给我把土夯实！”

他带着两个民兵，拨开堤脚下的荒草，朝垵子里冲去。就在他跌跌撞撞地冲到垵子口上的时候，他听见堤上有人筛起了锣。

这是报警的锣，叫人逃命的锣，是只有他村长才有权敲响的锣。锣声凄厉，追魂夺魄，告诉人们将有大祸临头。

村长犹豫了一下，想掉头回到堤上去，但立刻又下决心冲进垵子里。他立刻就被垵子里的景象惊呆了，鸡鸣狗吠声扑面而来，人们人仰马翻，呼儿唤女，哭爹叫娘，挑着行李箩筐，推着独轮小车，正在夺路而逃。村长愤怒地扑向一个扭着屁股推着车吱扭吱扭往外走的壮汉，吼道：“站住！你给我站住！”

那人漠然地看了村长一眼，继续往前走。

村长一把摁住他的车子，说：“到堤上去！”

正往垵子外面拥着的人流停住了，人们都看着村长。

村长说：“堤裂了口子，要垮了！”

人群一阵骚动。那人一使蛮力，又将车子推动起来。他身后的人们吵吵嚷嚷骂骂咧咧地随着他朝前拥，村长和他的两个民兵眼看挡不住了。

杨慎为一直站在一个屋檐下看着垵子里发生的一切，这时候突然从斜刺里窜出来，伸臂拦住人群，大声喊：“停一停，乡亲们停一停，听我说几句。”

村长身边的民兵推了他一掌，说：“狗地主少爷，你想干什么！”

杨慎为显然是急了，不理民兵，高喊：“不能跑啊乡亲们！”

另一个民兵一枪托打在杨慎为的腿上，打得他跪倒在泥水中。可他还是不屈不挠地仰起头，疯了般声嘶力竭地喊：“乡亲们，跑是死路一条啊，方圆上百里一马平川，往哪里跑？跑得过水吗？”

村长一把拎起杨慎为，说：“你算个什么东西！”

杨慎为不顾一切地反揪住村长：“相信我，我上学就是学的这个，我的家也在垵子里，我也不想死。都回去，女人准备船，脚盆，门板，以防万一；男人上堤！”

村长看着杨慎为，被他的执拗打动了，也喊：“上堤，都上堤，跑是跑不了的，保住了堤才有活路！”

堤那边，锣声更加急促凄惶，一个人大喊大叫着扑过来，说：“堤崩了！”

人群产生了一阵更大的骚动。

村长急问：“堤崩了？”

那人说：“崩了一半！”

杨慎为插嘴说：“还有一半，还有希望，一定要死保啊！”

村长说：“总是一个死，走，上堤！”

推车的汉子猛地将车往地上一顿，说：“上堤！”

人们纷纷撂下手里的东西，一片声说：“上堤！上堤！”都往堤上拥去。

举起灯笼火把往堤下一看，人们齐齐地啊了一声。

大堤是从刚才裂开大缝的地方崩塌的,半片堤身在洪峰的冲激下整个儿滑入了江中,形成了两丈多长的一道凹口,龇牙咧嘴地暴露出黄色的土壤。浑浊的江水冲进凹口,卷起漩涡,放肆而贪婪地舔舐着酥软的黄土,土块随着水流扑簌簌不停地往下垮落。剩下的堤身已经单薄如纸,在人们的脚下颤抖着,摇晃着,似乎随时都会坍塌,将高过身后的大地和村庄一丈多的江水放进来,一场惨祸就在眼前……

人们都愣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人看村长。村长也和大家一样,手足无措地看着江水发愣,一时没了主意。杨慎为拨开人丛,抱起一个草包投下去,草包在水里打了一个漩,便被吞噬得无影无踪。人们清醒过来,都学着杨慎为的样子,纷纷往水里扔东西,草包、麻包、石块,可那些东西扔进水里无根无底的,根本站不住脚,转眼都被大水卷走。

村长一把抓住杨慎为的手,病急乱投医地说:“你说你是学这个的,你快想想办法!你快想想办法!”

杨慎为说:“我要人!”

村长说:“来,人都过来!听他的!”

人们畏畏缩缩地聚拢来,看着杨慎为。杨慎为一把拉住一个人的胳膊,对众人说:“跟着我,一个拉着一个,下水!”

那人像被烙了一下,慌忙甩掉杨慎为的手,往后退缩。村长上前猛地将他踹了一个嘴啃泥。

杨慎为再次向人们伸出手说:“拉着我!”

一只手伸过来,将杨慎为的手紧紧攥住。杨慎为抬头一看,不禁呆了,和他伸手相握的竟是一名军人。他看见堤上忽然来了好多军人,他们不由分说地抱起草包什么的往水里乱投。握着他的手的人看样子是个指挥官,约摸二十七八的年纪,显得坚毅而自信,他大声对杨慎为说:“你来指挥!”

杨慎为一时有点不知所措,站在堤边发怔。

指挥官说：“说啊，现在该怎么办？”

杨慎为猛地醒悟过来，说：“大家手拉着手，不不，胳膊挽着胳膊，跟着我下水！”

指挥官用他坚实的胳膊挽起了杨慎为。在他的另一边，一群年轻的解放军战士迅速地将他们的胳膊互相挽了起来，形成了一条人的铁链。他们都看着杨慎为，等着他发话。

杨慎为没有说话，领头涉入水中。湍急的江水冲得他趑趄着，无法立脚，似乎要随波逐流而去。人们惊得“啊”了一声。杨慎为的一只手在空中抓挠，想握住点什么能够吃住劲的东西。幸亏有指挥官紧紧地跟在后面，用胳膊死死地挽住了他。杨慎为紧贴着堤边，站踏实了，然后开始一步一步慢慢地向前探索，在他和指挥官的身后，战士们紧跟着一个一个地涉入水里。

指挥官也被水冲得趑趄着，他说：“好大的水啊！”

杨慎为没有接茬。他奋力朝前涉水，一边涉水一边大声喊：“当心，往里靠！外面是深沟，陡得很，滑下去就没命了！”

战士们都听话地跟着他朝前涉水，渐渐地，他们在水中组成了一道人墙。

杨慎为朝岸上的村长喊：“快，把草包甩下来！”

指挥官也跟着喊：“扔草包扔草包！”

村长不敢怠慢，领头将一个草包抛入水中。岸上的人们也纷纷往水里扔东西。水流还是那么湍急，但站在水中身为人墙的战士们却奋力地将投填物拦住，让它们不至于被江水冲走。投填物渐渐地增多，渐渐地吃住了劲，终于，它们填满了坍塌掉的凹口。

不知不觉间，天色已经大亮，人们还在不停地朝堤上堆积草包，使这段曾经崩塌过的堤身比其他堤段臃肿了许多。江水再也无法撼动这些层层叠叠的投填物了，大堤安全了，但谁也没有阻止人们这种下意识的堆积行为。指挥官和战士们从江水中水淋淋地爬上来。战士们脱掉了身上的湿衣服，露出一身肌肉，精力旺盛地

笑闹着，两个两个地互相帮助着将衣服拧干。村长迎上去，将一件干衣服递到指挥官手上，笑着说：“首长，换上干的，让同志们好好歇歇。我已经吩咐下去了，一会儿就给你们把饭送过来。”

村民们都围了上来，对战士们千恩万谢，争先恐后地脱下衣服披在他们身上。

杨慎为艰难地从江中爬上岸，离开人群，独自默默地躺倒在堤脚下，没有人注意他也没有人理睬他。他累极了，大口喘息着，浑身都在瑟瑟发抖，两条腿仿佛已经不属于自己，软软地拖在地上的泥水里，再也无法挪动。他看着欢欣鼓舞的人们，心中却一片苍白。他闭上酸涩的眼睛，感觉水流像一条条蚯蚓般在身上悄然滑行；衣服紧紧地黏着他的皮肉，像一层甲冑般滞重而冰凉。幸而这是夏天，江风在暖洋洋地轻轻吹拂，冰凉的衣服在他的体温和初升太阳的烘烤下慢慢地温暖干燥起来。他听到嘈杂的人声在渐渐远去，整个世界都清静下来，他身后，在黄土筑成的大堤后面，江水在淙淙流淌，这声音越发让人觉得世界的清静。他差点就要睡着了。他想，睡着了就睡着了吧，就像这样枕着长江大堤长眠不醒，不也挺好吗？

陈天南推开杨家虚掩着的大门。

这是一扇只有那些殷实人家才有的沉重的黑漆大门，推动它的时候必须用点力量，它无声地缓缓滑开，露出了挡在人眼前的雕花照壁。

绕过照壁，眼前便是一个半大不小的院落。院子里的地面铺砌着青砖，房子是江汉平原上特有的青堂瓦舍；阳光在这里变得灰蒙蒙的，空气中平空落下水珠，敲打在地面上发出吧嗒吧嗒的声响，浓绿而湿滑的苔藓随处可见地附着在青色的砖墙上，蛞蝓爬过的地方留下了亮晶晶的银色痕迹，整个院子里弥漫着一种破败陈腐潮湿霉烂的气息，仿佛有很长时间没人在这里居住过了。

陈天南穿过院子，走到堂屋门口，朝黑魆魆深不可测的屋里张望。村长却越过他，一步跨入门里，大声说：“人呢？屋里的人呢？”

杨慎为的父亲，一个留着两撇花白胡子的胖老头，突然从黑暗中现出身，殷勤地说：“在这里在这里。”

村长威风八面地说：“这是解放军的首长。你儿子呢？”

看见一身戎装的陈天南，杨慎为的父亲吓得浑身颤抖，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你……你们找慎为？他他他做了什么事了？”

村长说：“你让他快出来，首长要问他话。”

杨慎为突然从黑暗中现出身说：“你们找我？”

村长说：“知道首长找你，你还躲在屋里不肯出来，你好大的架子！”

杨慎为躬身领首，战战兢兢地说：“长官，我不是躲，不是躲……我在换衣服，换衣服。”

陈天南温和地说：“没关系，我只是想找你谈谈。”他对村长说：“让我和他单独谈谈，好吗？”

村长疑疑惑惑地看着陈天南，他不敢相信一个解放军的首长竟会对一个恶霸地主家的少爷这般和气，这般以礼相待。他想提出反驳意见，可又有几分胆怯，只好讪讪地退出门，蹲到院子的一个角落里，摸出黄烟抽起来。

杨慎为的父亲也缩回黑暗之中。

陈天南友好地拍了拍杨慎为的肩，说：“不要紧张。我只是想见见你，和你谈谈这条长江。你好像学过水利吧？”

杨慎为抬起头，和陈天南目光相碰，他看到了一双真诚的眼睛。

陈天南说：“来，咱们坐下来。”

陈天南先坐下来。杨慎为犹豫了一下，坐入陈天南对面的一张靠椅中。他们相对沉默了片刻，陈天南说：“大堤总算保住了。”

杨慎为说：“这也算是侥幸之幸吧，大堤崩塌的时候，江水正好

涨到顶了，正在慢慢地回落；又抢护得及时，才没有溃决。要是大家都不管大堤，只顾自己逃命，那就危险了，大堤真的溃了口子，一丈多高的水头冲下来，谁跑得过它？十数万人的身家性命，可就要毁于一旦了！”

陈天南惊问：“有这么严重？”

杨慎为深深地点头，说：“我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自汉代以来两千多年间，这条长江每十年就发一次洪水。就说本世纪吧，民国二十年的大洪水，一下子淹没良田六千多万亩，淹死了十四万五千多人，汉口被洪水围困了三个多月！民国二十四年，就是这座荆江大堤溃了口子，整个江汉平原都被水泡了起来，两千多万亩良田颗粒无收，十二万多人被淹死。大水退下去以后，遍野都是枯骨，有活人的地方也是瘟疫横行，惨啊！”

陈天南被震惊了。他的脸色严峻了起来，仿佛在倾听也仿佛在思索。

杨慎为说：“都说国民党祸国殃民，国民党也有垮台的一天，可这条长江却世代为患，比国民党还厉害啊！”

陈天南说：“就没有治它的办法？”

杨慎为：“当然有。”

陈天南说：“你给我说说。”

杨慎为说：“那只是一个设想，眼前还办不到。”

陈天南：“办不到你也说说。”

杨慎为说：“前几年，我去过美国，跟一个美国专家搞设计，我们想在长江的三峡上造一个大坝。”

陈天南闻所未闻，他惊异地张开了嘴，说：“造大坝？在长江上造大坝？那该是多大的一座坝啊！”

屋里一时寂静无声，只听见屋外平空落下的水滴敲打着地面吧嗒作响。他们两人似乎都沉湎于一种想像之中，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杨慎为苦笑着说：“其实，那根本就是一个幻想。

世道不靖，兵连祸接，生灵涂炭，咱们中国人眼前连饭都吃不饱，何谈造那样一座大坝！”

陈天南急切地问：“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一个幻想？”

杨慎为却低下头，不说话了。

陈天南说：“说呀，我等着呢！”

杨慎为说：“对不起，的确，一言难尽……”

陈天南说：“怎么，嫌我是个吃粮当兵的老粗，跟我说是対牛弹琴？”

杨慎为急忙辩解说：“不，不，我没那个意思，真的是一句话说不清楚。”

陈天南说：“一句话说不清楚，就多说几句。”他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我们共产党人既然夺取了江山，就要对天下百姓负责。长江的事，历朝历代的封建帝王可以不管，国民党也可以不管，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管，而且要管好！”

杨慎为看着陈天南。他不知道这个比他大不了几岁的首长究竟是多人的官，也弄不清陈天南的话到底有多重的分量。但他从陈天南的脸上看到了一种当家做主的气概。陈天南显得无比的自信，他不算太壮实的身躯里似乎具有无穷的力量，只要把话说出来了，就能够说到做到。杨慎为被他深深地打动了，再说他本来就非常乐于向人诉说他的这个关于长江三峡的梦想，自打五年前他随着一个叫萨凡奇的美国人进入三峡，开始勘测选择大坝的坝址，他就意识到有了一个可以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在长江三峡上造一座大坝，这是一个多么宏大又多么具体的理想啊，眼前的世道虽然兵荒马乱，实现这个理想近乎渺茫，但哪怕只有一线的希望，他也要将它牢牢地抓住。面对陈天南，杨慎为心中突然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倾诉欲望。他对陈天南说了一声“你等等”，就钻入了身后的黑暗之中。等他再出来时，手里拿着了一张地图。

杨慎为在八仙桌上铺开地图。这是一张彩印的长江流域全

图，一望而知是在国外印制的，比陈天南常用的军用地图要精美得多。图上用蓝色强调了长江水系的干支流和遍布在整个流域土地上的河湖港汊。看着这幅地图，来自北方的陈天南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了这一片土地上水量的丰沛，那些大大小小的湖泊，那些纵横交错的河流，将绿色的土地切割得七零八落。杨慎为指向长江开始变得狭窄的一个隘口，说：“你看，这就是三峡。”他用手掌在隘口上切了一下，“假若在这里修一座大坝，对长江的洪水起一个调蓄的作用，就不怕水患了。”

陈天南赞叹说：“好，你的这个设想了不起！”

杨慎为说：“不，这不是我的设想，这是民国八年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建国方略》里提出的设想。想我中华，自尧舜以来，安邦治国的头等大事，就是治水。孙中山先生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尤其是长江水患，不找到根治的办法，国家就得不到真正的太平。”

陈天南说：“我很钦佩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可从没听说过这样一个方略。”

杨慎为摇头说：“是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个方略。孙中山先生纵有宏图大志，奈何我们的国家政治腐败，国力衰微，民生凋敝，三民主义的信徒们都忙着升官发财，五子登科，早把总理的教导扔到九霄云外去了，再好的方略，也只能成为一纸空文。幻想，一切都是幻想。”

陈天南突然站了起来，说：“这不是幻想。这个大坝，我们共产党来造！”

杨慎为说：“共产党造？谈何容易！”

陈天南说：“怎么，你不相信共产党有这个力量？”

杨慎为不说话，但满脸的表情都写着“不相信”三个字。

陈天南说：“好，你现在可以不相信，但将来我一定要你相信：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杨慎为用他年轻而又饱经沧桑的目光看着陈天南。谈了一会

儿话,他觉得轻松多了,他微笑着说:“共产党的确了不起,能打败国民党,统一四分五裂的中国,获得天下百姓的拥戴,这很不简单。但,打仗是一门学问,造大坝又是一门学问,是科学。光凭着一股子勇气是不行的。”

陈天南哈哈大笑:“你别用科学这两个字唬我,我不懂科学,但我可以请懂科学的人帮我,比如请你,你愿意和我们共产党一块儿造这个坝吗?”

杨慎为怔住了。他没想到陈天南会这样提出问题。但他立刻就清醒了过来,冲着陈天南使劲地点头,想了想,又说:“只不过……”

陈天南说:“只不过什么?”

杨慎为说:“你……你说话算数?”

陈天南说:“当然。”

杨慎为说:“不,你是一个军人,就算你说话算数,你也不可能做水利工作的。”

陈天南说:“你还不相信我。仗打完了,国家就不要那么多的军人了,我就会去做别的工作,也许是水利工作。谁说得准呢?就算我还是继续吃粮当兵,我也可以向有关部门推荐你啊。我们共产党是不会埋没人材的。不过,这次听你说起这个大坝,我倒真对它有兴趣。假如,我只是说假如,我真的改行做了水利,你愿意和我一块儿干吗?”

杨慎为说:“我愿意。”

陈天南说:“我们说定了!”

杨慎为说:“说定了。”

陈天南向杨慎为伸出手,说:“我叫陈天南。谢谢你今天所谈的一切。相信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杨慎为伸手和陈天南相握,说:“我姓杨,草字慎为。”

陈天南说:“我记住你了:杨慎为,喝过洋墨水的水利专家。等

着吧，我要是搞水利，就到这儿来接你。”

杨慎为说：“你捎个信来就行了，我立刻就去报到。”

在陈天南和杨慎为的人生里程之中，他们都不止一次地和人有过约定。但惟有这一次，他们俩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种神圣的感觉。他们都有预感：这将是一个伴随他们终生的约定，他们的人生河流将会在某一点上交汇起来，形成一条更大的河流，向前奔腾而去。他们在彼此相握的手上感到了对方的力量，那里面包含着年轻生命深处萌发的躁动，虽然他们的地位和境遇大不相同，但他们都渴望着指点江山，一展胸中的宏图。在身处逆境的杨慎为心中，这种渴望甚至更加强烈。

杨慎为站在家门口，目送着陈天南渐行渐远。从这一刻开始，他将在心中悄悄地等待着。其实，在他曾经供职的机关接到上峰的命令撤往台湾而他却偷偷地跑回家乡时，他就开始等待了。那时候，他就相信由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必然会对长江有所动作，必然会展开全新的水利事业，而他终将被他们所用，他的才学也将由此得到发挥。但那种等待还很朦胧，若有若无，时断时续，好像不会有太大的结果。现在，他的等待终于清晰和明确起来。陈天南的话深深地打动了。从陈天南身上，他看到了共产党建设新世界的伟大决心。而正是看到了这种伟大的决心，杨慎为才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没有错，才知道他的事业和理想将会有切切实实的寄托，才明白他的等待不会落空。笼罩在他心里的阴霾终于散去，这一刻，他感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明亮清朗，色彩斑斓，他也变得神清气爽，脸上浮起了无声的笑容。

突然，他听到父亲在身后说：“他们走了？”

他回过头，看到父亲正瑟缩着身体看着他。父亲神色惊恐，一双眼睛无所适从地在他的脸上游移着，想从他的表情上看出刚才的来人是凶是吉，两撇缺乏修理的胡须可笑地撇起来，乱蓬蓬的，上面还挂着一滴清鼻涕。杨慎为有点可怜父亲，安慰说：“他们只